

黃凡〈賴索〉中的書寫意識與敘事策略

鍾明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班一年級

摘要

黃凡作品裡不僅深刻刻劃現實社會的種種象徵，更以銳利的筆觸勾勒生活存在意義與價值的反思。然而，黃凡最先觀察的對象就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政治」，其第一篇短篇政治小說作品就是〈賴索〉。筆者閱讀〈賴索〉之後，產生三個面向的問題意識：其一，如何理解黃凡在小說中的書寫意識；其二，如何從敘事策略的詮釋觀察黃凡的書寫技巧；其三，如何從意象的揭示表現黃凡對於政治本質的看法。透過本論文的討論可集中剖析〈賴索〉由外到內的書寫層次，將黃凡書寫〈賴索〉的真相挖掘出來。筆者期以本論文的研究與討論能提供不同以往的研究視野，有益於往後研究黃凡政治小說相關討論的參考。

關鍵字：政治小說；書寫意識；敘事策略；詮釋；意象



一、前言

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蓬勃興起，西方思潮刺激了台灣文學書寫的視野與高度，無論在敘事技巧或符號審視都為台灣文學的發展灌注新的活力與動能。七〇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戰走向尾聲，但這並不宣告寫實精神的結束，而是以新的生命與思想展開延續。八〇年代黃凡（西元 1950 年—）的寫作著重於觀察現實社會後的反映與自省，這樣的書寫意識即是源於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與七〇年代鄉土寫實文學的影響，一外一內匯集到黃凡的身上，開創了新的寫作目標與高度。葉石濤（西元 1925 年—2008 年）曾稱他：「把臺灣現代社會各個層面，用不被拘束的自由主義觀點，予以分析導入小說世界的，當推作家黃凡了，他已經超越了鄉土文學，從現代社會的各種活動現象，來凝視人性和行為，他代表了八〇年代的創作目標和創作方向。」¹因此，黃凡作品裡不僅深刻刻劃現實社會的種種象徵，更以銳利的筆觸勾勒生活存在意義與價值的反思。然而，黃凡最先觀察的對象就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政治」，其第一篇短篇小說作品就是〈賴索〉²。〈賴索〉是黃凡「政治小說」³的成名代表作，曾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甄選首獎的肯定。⁴陳芳明（西元 1947 年—）在《台灣新文學史》中說：「小說

¹ 黃凡：《賴索》，台北市，聯合文學，2006 年，封面內摺頁。

² 筆者選用聯合文學《賴索》2006 年初版的版本作為閱讀與書寫例證的對象，此版本的內容與 1979 年刊載於《中國時報》的內容並無偏差，但聯合文學刊載的是短篇小說合集，且是繼 1990 年時報文化出版後的再版出版，內容附有黃凡的著作年表與各家簡評，對於筆者閱讀參考上甚有幫助，故筆者選以聯合文學的版本作為本論文的實用底本。

³ 筆者對於「政治小說」的狹窄定義，認為應至少應具備以下兩項重要的書寫元素之一為基礎條件：其一是書寫對象須涉及政治人物的描寫；其二是書寫背景須含有政治事件的指涉。邱貴芬在《台灣政治小說選》中對於黃凡〈賴索〉的看法：「此篇小說諷刺政治理想的虛幻和生命的虛空，時空交錯的手法反映主角破碎而無法完整拼湊、整理出個頭緒的人生。這樣的創作姿態和文化思考角度預告了台灣『去中心』的後現代社會走向。評論家呂正惠認為，1980 年代中葉之後逐漸發展的台灣『消費時代』、『後現代階段』論述以『多元』為指導原則，『凡是偏執的要求某種政治立場或主張的，就會被判定落伍，不合『消費時代』或『後現代』精神。』」參見邱貴芬編：《臺灣政治小說選》，台北市：二魚文化，2006 年，頁 16。由這段描繪可以看出，黃凡創作〈賴索〉的寫作態度上並未真正達到後現代的精神要求，因為文本敘事中的賴索追求的並非是多元政治的現象也非實踐去中心化政治的目標，而是依循傳統堅持單一政治目標為精神上的依托，只是這樣的依托破滅，而其他的政治目標又不可靠，所以產生理想與人生迷失的表現與批判。所以，筆者認為對於黃凡創作於 1979 年的〈賴索〉的政治小說定義與書寫意識有必要與黃凡之後具備後現代或後設的政治小說作品作出區隔。

⁴ 1979 年 10 月，短篇小說〈賴索〉發表於《中國時報》。〈賴索〉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甄選首獎於 1980 年 2 月領獎。參見：黃凡：《賴索》，頁 201。



家黃凡把禁忌中的政治意識寫進故事，簡直是一把銳利的手術刀，狠狠刺入病入膏肓的戒嚴體制裡。」⁵〈賴索〉的出現即是表明文學家並非冷眼旁觀者，而是真實作用於揭示問題核心的先鋒部隊，更是反應社會意識的實踐者。故此，筆者意欲深入探討其小說的構成與發展，藉以釐清黃凡早期政治小說的書寫價值與根源探索。

在前人學術研究成果方面，筆者未發現專篇論文探討〈賴索〉，但相關研究的討論亦可提供筆者在論文撰寫上的參考。以台灣期刊論文來說，大多是以書評的方式發表在文學雜誌，如季季〈冷水潑殘生——評黃凡〈賴索〉(每月短篇小說評介之 4)〉⁶、林依潔〈揉合傷感與嘲諷的熱情——黃凡筆下的知識份子(賴索)〉⁷、楊佳嫻〈時差讀「賴索」〉⁸。以台灣碩博士論文來說，大多以節次的篇幅概略性討論相關其政治諷刺與敘事特色，如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⁹以八〇年代後的社會背景為主要討論、陳瓊婷《概念隱喻理論(CMT)在小說的運用——以陳映真、宋澤萊、黃凡的政治小說為中心》¹⁰著重於語言關係與連繫的結構意義、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從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做文本觀察》¹¹以八〇年代中期為主要觀察、楊淑菁《黃凡短篇小說的後現代書寫》¹²將後現代敘事技巧分類討論、楊雅雯《黃凡的政治小說》¹³分別以主題、風格與表現手法進行討論、黃政榕《曖昧的戰鬥——黃凡小

⁵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5年，頁628。

⁶ 季季：〈冷水潑殘生——評黃凡〈賴索〉(每月短篇小說評介之 4)〉，《書評書目》第80期，1979年12月，頁73-86。

⁷ 林依潔：〈揉合傷感與嘲諷的熱情——黃凡筆下的知識份子(賴索)〉，《明道文藝》第67期，1981年10月，頁115-121。

⁸ 楊佳嫻：〈時差讀「賴索」〉，《聯合文學》第231期，2004年1月，頁85-86。

⁹ 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

¹⁰ 陳瓊婷：《概念隱喻理論(CMT)在小說的運用——以陳映真、宋澤萊、黃凡的政治小說為中心》，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¹¹ 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從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做文本觀察》，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¹² 楊淑菁：《黃凡短篇小說的後現代書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¹³ 楊雅雯：《黃凡的政治小說》，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說的討論與實踐》¹⁴從題材的選擇和處理觀察黃凡的意識如何成為書寫。

筆者閱讀〈賴索〉之後，產生三個面向的問題意識：其一，如何理解黃凡在小說中的書寫意識；其二，如何從敘事策略的詮釋觀察黃凡的書寫技巧；其三，如何從意象的揭示表現黃凡對於政治本質的看法。筆者意欲透過文獻研究法、敘事學等理論依序討論此三個面向的論題。透過本論文的討論可集中剖析〈賴索〉由外到內的書寫層次，將黃凡書寫〈賴索〉的真相挖掘出來。筆者期以本論文的研究與討論能提供不同以往的研究視野，有益於往後研究黃凡政治小說相關討論的參考。

二、政治意識的理解：人物與環境

聯合文學中有一段張耀仁（西元 1975 年—）訪問黃凡的記錄：

黃凡認為小說不是一種工具，而是具備更高層次的意義。向來他所關注的面向，即是一篇小說的外在形式和理論系統，前者與小說結構密不可分，後者發自日常生活，「無論如何，理論是根據現實而來的，」黃凡說：「像馮內果、海明威，他們對於事物的看法，就很有他們一套『合理』的邏輯，那皆是立基於生活意義的提煉，亦即想像力的表現。」¹⁵

從這對訪談的記錄中，可以發現黃凡的創作依循的是現實生活的經歷，也是由於「立基於生活意義的提煉」方能開展出最直接也最息息相關的書寫對象——政治。如同伊格頓（Terry Eagleton，西元 1943 年—）探討政治影響時所說：

我們不能只是單純地檢視自己的感受，反而應該在更加寬廣的脈絡下觀察

¹⁴ 黃政榕：《曖昧的戰鬥——黃凡小說的討論與實踐》，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

¹⁵ 張耀仁：〈我最好的作品尚未出手！訪黃凡——兼談新作《大報社》〉，《聯合文學》第 275 期，2007 年 9 月，頁 85-87。



自己的生活。亞里斯多德稱這種更加寬廣的脈絡為「政治」。我們也必須在時間的脈絡下觀察自己；瞭解自己的生活作為一種敘事具有怎樣的意義，從而判斷它究竟是好還是壞。¹⁶

因此，當政治與生活緊密連繫在一起的時候，自我意識的發展即受其影響。所以人們要審視自己與生活的意義，政治帶來的影響與變化將會是不可忽視的要素。如伊格頓所言：「一個人是否能夠過著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否能夠過著一種屬於人類的自我實現生活，最終是繫於政治的。」¹⁷伊格頓將生活的觀察提高到形上道德的層次，同時也提升政治行為的作用擴及意識層面的效應。對於黃凡而言，創作〈賴索〉的時期為 1979 年，而文本敘事的年代從日治時期到民國 68 年，橫跨的時間幅度相當長，且敘事中的主要人物賴索、韓志遠、杜子毅皆有政治投射的現象，因此可推知黃凡想要藉由文本敘事的時間軸下的生活轉折表現出 1979 年台灣政治現象的反映，這是黃凡對現實生活環境的觀察與自覺，也是對於台灣政治環境的反省與批判。林耀德曾針對「政治文學」一詞作出思考：

「政治文學」具有明顯的特徵，又具有模糊的性格，那些以政治人物、活動、事件為主要的作品不待言；作為一種特定文學次文類的觀察範疇，「政治文學」極可能與歷史文學、鄉土文學、城市文學……產生疊合的狀況；還有許多並非直接刻劃政治本身的作品，間接地展現出「指向政治」的主題和作者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作品也不應替除在「政治文學」的領域之外。呂正惠認為政治小說的領域「最寬可以寬到只要是情節發展廣泛地涉及政治的小說就算」，較窄的定義則必須描寫社會大幅度的變化。

「政治文學」概念以及所屬的「政治小說」創作領域，必須以其主題的安排、人物的塑造以及作者透過內容細節而曝露的政治意見等等層面予

¹⁶ (英)泰瑞·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著，李尚遠譯：《理論之後：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台北市，商周出版，2005 年，頁 162。

¹⁷ (英)泰瑞·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著，李尚遠譯：《理論之後：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頁 162-187。



以衡估界說，它們的價值也必須在文化運動和藝術成就兩方面予以考量。

18

因此，可以說黃凡對於小說〈賴索〉的書寫意識含有政治文學的成分，且具有符合嚴格的政治小說規範的定義表現。

進一步探究，政治意識如何滲入生活影響人類精神意識的反映是筆者要著力探究的重點。然而，這也是黃凡在〈賴索〉中意欲表達的概念，當中人物與環境就是最直接且最有力的觀察對象。故此，筆者將此概念的架構書寫彙整分項為以人物討論政治意識的投射與環境討論精神意識的反映兩個子標題，作為小說書寫意識結構上的探討。

（一）政治意識的投射：人物

「人物」的刻劃是黃凡構築〈賴索〉第一重要的元素。觀察〈賴索〉中與政治相關的主要三個敘事人物：賴索、韓志遠、杜子毅，這三個人物各自有其代表的身分背景，在性質條件上也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性格。依據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西元 1879 年—1970 年）在《小說面面觀》中對於人物類型運用的兩種陳述而言——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賴索〉的人物形象設定在這兩種類型描繪的處理中產生對比的衝擊。¹⁹黃凡意欲藉此展現對政治意識的批判立場。

1. 扁平人物——賴索：

賴索是知識分子（小人物、老實人）²⁰的角色，對於政治人物有著「信仰」般的虔誠，政治人物象徵某種特定的政治意識，透過此一概念的形成，黃凡將焦點集中在描繪一個知識分子在政治意識的影響下，對於自我生命與尊嚴的探索和

¹⁸ 林耀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收錄於鄭明俐編：《當代臺灣政治文學論》，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 年，頁 138-139。

¹⁹ 佛斯特：「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在十七世紀叫『性格』（humorous）人物，現在他們有時被稱為類型（types）或漫畫人物（caricatures）。在最純粹的形式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假使超過一種因素，我們的弧線即趨向圓形。」參見：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94 年，頁 59。

²⁰ 在小說文本裡，黃凡雖定位賴索是個知識分子的角色，卻也在文本中直白寫出他是「小人物」（參見：黃凡：《賴索》，頁 156。）與「老實人」（參見：黃凡：《賴索》，頁 166。）的人格特質，目的是為凸顯賴索的身分其實是包含社會大眾的縮影，而知識份子也是其中之一，對於現實生活同樣無可奈何。亦有嘲諷知識份子的意味



省思。同時，黃凡藉由賴索的生活歷程與視野詮釋，重新審視二〇年代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隱喻八〇年代之前台灣知識份子的集體焦慮與社會大眾的無所適從。

2. 扁平人物發展成圓形人物——韓志遠：

韓志遠（又稱韓先生），對於政治意識有著「投機」的心態，原是台灣民主進步同盟會的領導人物，以台灣獨立的政治意識為號召，卻在台灣政局開始緊張變化的時候，轉向投靠日本，又在台灣政局開始穩定後，返回台灣推翻自己原有的立場。黃凡透過此一人物形象批判政治人物對於國族認同的搖擺態度與道德問題，亦暗示台灣人民處在身分曖昧中漸失國族本質的發展。

3. 圓形人物——杜子毅：

杜子毅（又稱杜胖子），表裡不一的共產主義支持者，言談中盡是共產主義的政治意識，實際上卻是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模樣。²¹黃凡藉此諷刺共產體制的荒謬與虛偽性，同時透過文本描述賴索喪母而杜子毅卻說風涼話的衝突表達對共產主義思想與行為的不滿主張。

（二）精神意識的反映：環境

「環境」的描繪是黃凡架構〈賴索〉第二重要的元素。白先勇（西元 1937 年—）說：「賴索是七〇年代台灣社會邁向現代化、機械化後失落的邊際人。」²²這句話顯示出黃凡對於現實社會的反應表現在小說敘事結構裡，賴索的「邊際人」形象正是台灣當下七〇年代末知識分子或說社會大眾的真實精神反映。在小說的時空敘事裡，根據胡亞敏（西元 1954 年—）在《敘事學》中關於環境類型的陳述，²³觀察黃凡在〈賴索〉敘事背景的設計，可明確發現黃凡以生活空間的書寫

²¹ 對於杜子毅的行為與心態描寫，可從〈賴索〉的一段文句中清晰觀察得知：「杜滿腦子的共產主義，認為馬克斯是介於神與人之間的一種物質。所以他就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說：『分富人的錢。』對知識分子說：『階級鬥爭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對自己說：『不要後悔。』但是杜的家屬探監送來的食品，他從不與人分享。杜是個胖子，圓圓的臉，一副他自己嘴裡的小資產階級模樣。」參見：黃凡：《賴索》，頁 157。

²² 白先勇：〈邊際人—賴索〉，《賴索》，台北市，聯合文學，2006 年，頁 197。

²³ 胡亞敏：「根據環境在結構中的功能和它與情節、人物的關係，我們劃分以下三種類型：（一）象徵型環境；（二）中立型環境；（三）反諷型環境。」參見：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64-168。



反映精神意識的表現，由此可辨別出〈賴索〉的敘事環境應指向「象徵型環境」²⁴的接受結構。黃凡的目的在省思當下受現代化、機械化生活影響的邊際人在精神意識上的失落反映。例如文本中賴索在浴室裡的一段描寫：

浴室裡一向整理得非常乾淨，被水沖得閃閃發亮的馬賽克瓷磚，映出了一張扭曲的臉（他對著牆壁搖頭晃腦），這些臉龐隨著移動的瓷磚表面變化莫測，一下子呲牙咧嘴，一下子吊起眉毛、拉長下巴，一下子鼻孔朝天，露出核桃般的喉結。「我一定又瘦了。」他嘆了一口氣，便站在浴缸邊的磅上秤了一下。磅上的指針跳到了「四十六」這個數字便靜止不動。這還是上個月的紀錄呢。但是上個月他一件衣服都沒穿，他赤裸著身體，蹲在磅上，……²⁵

浴室是生活空間裡清潔身體的地方，原本有洗盡塵埃髒汙的寓意。但是在黃凡的巧思運用裡，這個空間演變為映照精神或心靈狀態的展示台。並且藉由賴索體重減輕的隱喻，暗示賴索對自我意識的存在感與重要性的削弱。更加露骨的描繪則是以賴索在西餐廳的一段敘述最為精采：

也許他真的睡著了，那個飽受憂患、被糟蹋了的頭顱，正垂靠在塑膠軟皮的沙發上，在西餐廳柔和、曖昧、虛假的燈光下，彷彿生氣全無。凹陷的兩頰，覆在額頭上的幾根灰髮（禿頂黯淡無光）、鬆弛的皺紋、蒼白乾燥的嘴唇。這就是真正的賴索，內在力量消失殆盡的賴索，身為榮耀、進步、合作、天之驕子、人類一份子，醒著、睡著、悲傷、快樂（他笑起來，像個羞怯的小女孩），深受七情六慾所苦的賴索。²⁶

黃凡在這裡歸結出賴索一生經歷的結果。他的疲憊源自於政治意識的信仰崇拜，飽受憂患而被糟蹋的感觸則來自於被政治人物的投機行徑所欺騙，真正的賴索以

²⁴ 胡亞敏對於「象徵型環境」的陳述：「象徵型環境往往為人物的活動提供相宜的氣氛和場所，『尤其是家庭內景，可以看作是對人物的轉喻性的或隱喻性的表現。』……不僅如此，象徵性環境本身也具有深化作品意蘊的作用。它通過對環境的著意描寫或借助環境的某些特徵和屬性，構成明喻或隱喻。」參見：胡亞敏：《敘事學》，頁 164-166。

²⁵ 黃凡：《賴索》，頁 158。

²⁶ 黃凡：《賴索》，頁 182。



一名知識份子的身分宣告理性的智慧被感性的情緒所取代。現代化的西餐廳，以柔和、曖昧與虛假緊緊包裹住成為失落人的賴索，透過空間隱喻時代的諷刺，這是黃凡在敘事上的細膩與面對現實生活的真切反應。

歸結以上討論，黃凡藉由敘事人物的立場與性格，以及生活空間的表現與發揮，將小說的理解引入政治意識的態度投入與精神意識的反映作用之中，目的在讓讀者自覺自我的生活並非單純的一種行為的實踐，其中應包含政治意識的涉入造成的影響，以及自我精神意識的反映所省思的社會邊際化問題。

三、敘事策略的詮釋：意識流與蒙太奇

理解黃凡書寫〈賴索〉的基本態度之後，在小說結構中為了詮釋與諷刺，黃凡在文本敘事中利用了「意識流」與「蒙太奇」的手法，強化文章結構的變化以達到讀者共同參與文本敘事的目的。

（一）轉折——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根據《文學術語詞典》的解釋：

這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西元1842年—1910年）在其所著的《心理學原理》中使用的一個短語，用來描述清醒的頭腦中源源不斷地流動著的感知、記憶、思想和情感。自此以後，「意識流」就被用來描述現代小說中的一種敘事手法。這種模式再現人物心理活動過程的整個軌跡與持續流動，在這一流動過程中，人的感覺認知與意識的或半意識的思想、回憶、期望、感情及瑣碎的聯想融合在一起。²⁷

透過以上的解釋，〈賴索〉破碎的敘事片段便有了理所當然的敘事特色。從小說開頭的敘事中即展開這種敘事技巧：

²⁷ (美)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著，吳松江譯：《文學術語詞典》(第10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80。



一震激動過後——他進入臥室，一邊哭泣，一邊抓自己的頭髮。他太太站在上了鎖的門口，叫他的名字，沒有反應，便回頭繼續她的清洗工作，她喜歡拿水龍頭沖洗看得到的一切東西——賴索發現自己竟躺在六十八年夏季，位於高速公路邊的公寓床上，光著上身，身邊臀部肥大，側身而睡的賴太太，發出茶壺一般的鼾聲，他乃披衣而起，站在陽台上，面對滿天繁星，夢幻的過去和不可知的未來。直到東方的第一線曙光，將他半禿的額頭，像雞蛋般顯現出來，他才又回到六十七年的螢幕前：他生命的一個起點，一個終點，一個休息站。

透過時空跳躍的方式，交代賴索心理層次的變化是〈賴索〉敘事策略中最重要的表現，此種表現的手法是依據「生活即政治」的書寫概念而來。因此，黃凡不斷在〈賴索〉文本敘事中反覆用意識流的技巧打散文本敘事的時間順序，讓每一處現實生活的轉折都有內心意識影響的作用。目的在於呼應黃凡書寫〈賴索〉的基本態度，即表達生活受政治意識的入侵而顯得破碎凌亂的面向與諷刺。此外，黃凡利用描繪的象徵以傳達時間變化的手法也值得關注：

車子在市公所前停了一下，賴索隨著景物倒退的眼光也停了下來。幾秒鐘後，景物又開始倒退，行人、灰白的樹木、髒兮兮的房子、長長的廣告牌，像被一張巨大無比的嘴巴吞噬進去。經過一座陸橋時，賴索將眼睛閉了一會兒，張開時，他正站在泛亞雜誌社的接待室裡，對著一面大穿衣鏡，鏡子裡出現一個矮小的傢伙，眼露茫然之色。房門突然打開，一個職員探頭進來。²⁸

景物倒退表明時間開始運轉，但是方向卻有著雙重含義。具象的景物倒退是現實時間的順行，抽象的景物倒退卻是心靈時間的逆行，所以當賴索的眼睛在開闔之間轉換現實與過往時空的交錯，讓敘事技巧的使用顯得順暢而不突兀，這是黃凡在書寫時的細緻之處。

（二）並置——蒙太奇（Montage）：

²⁸ 黃凡：《賴索》，頁 164-165。



依據《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的解釋：

一般來說，蒙太奇顯示著一部電影是如何通過剪輯而被組合起來的。倘若蒙太奇指的是一種由愛森斯坦及其他 1920 年代的蘇聯電影創作者們發展起來的剪輯方式，那麼「它突出鏡頭之間動態的、常常是不連續的關係以及畫面的並置，以此創造出任何一個鏡頭自身都無法表現的思想」。²⁹

這種影像的剪輯方式應用到文學敘事之中，在畫面與畫面的並列想像連繫上的效果而言，視覺的強烈性雖不如影像來的突出，但蒙太奇的手法在文學敘事的運用上卻會因為閱讀行為而延遲感受的效應使得其效果更加深刻。例如文本中有一段敘述：

「賴先生，機器有毛病嗎？」

「賴先生，機器有毛病嗎？」廠裡的工人又問了一句。

「你說什麼？哦，壓力好像高了一點。」

「這次雜質太多，不好濾，你聽聽馬達的聲音。」

不僅僅是馬達，還有攪拌器、幫浦、蒸氣閥，這些聲音匯成一股洪流。

賴索豎起耳朵聽著。

他彷彿還有聽到一些其他的聲音，他的兩片楓葉似的耳朵完全暴露在喧囂不已的街聲之中，巴士、大卡車、計程車、摩托車，加上偶而拉長警笛飛馳而過的救護車，紛紛敲擊在賴索的耳膜上，並且企圖往更深處鑽……³⁰

黃凡利用耳朵聽著的並置變化，不僅營造機械化生活的寓意，也暗示著現代化的龐大噪音深深影響自我精神的自然發展，所以有「雜質」太多的困擾，更有「楓葉似的耳朵」在這裡形成強烈的對比。又比如黃凡利用蒙太奇的技巧嘲諷政治人物韓志遠的投機行為：

韓先生面對攝影機，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衷心感激政府寬大為懷的德意，我在日本幾十年，無時無刻不在悔恨之中，我對不起我的祖先，對不

²⁹ (挪威)雅各布·盧特(Jakob Lothe)著，徐強譯：《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71。

³⁰ 黃凡：《賴索》，頁163-164。



起全國同胞，」說到這裡，他握起拳頭搥了桌子一下，「共產黨害了我！」三十年前，他也這樣搥著桌子，坐在最後一排，負責開門的賴索被這一陣響聲震得清醒過來。

「國民黨憑什麼？各位說說看。」韓先生越說越是激動，兩個拳頭在空中交叉飛舞，面對台灣民主進步同盟會的卅五個會員，慷慨激昂，聲嘶力竭，觸目驚心的賴索真是心儀不已。³¹

在手搥桌子的並置畫面中，連繫前後兩個不同政治意識的宣傳場所，當中的對比性充滿諷刺的意味，將政治人物的投機心態赤裸呈現在讀者面前，更拆穿政治虛假的表演性。黃凡藉此提點讀者認清政治現實的真相與審視政治人物的道德判斷。

綜觀以上討論，黃凡利用這兩種手法的使用讓〈賴索〉的書寫意識堆疊出層次感，讓政治意識與自我省思不斷地在回憶空間和現實記憶中對比與呼應，正如郝譽翔（西元 1969 年—）所言：

黃凡的〈賴索〉是利用時空錯置的手法，打斷時序鎖鏈，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並置在一起，彼此之間相互指涉、拆穿，歷史的謬誤與政治的虛構性在這裡做了一次精彩的演繹，而所謂信仰也在眾聲喧嘩間被徹底嘲弄並且顛覆掉。³²

這段敘述很精確的評論黃凡在敘事策略中的運用與實踐意義。在台灣政治詭譎多變的風雲裡，在戒嚴時代的管制下，能夠以文學形式將台灣政治問題直接搬上檯面以凸顯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與社會大眾的無所適從，實是難能可貴。自喜審視黃凡運用的手法，並非譁眾取寵，而是有特別寓意的傳達意涵，方使得如此書寫技巧能發揮最大的效用。而在這樣的書寫策略裡，有現代主義的傳承也有鄉土文學的功能，表明黃凡對前人文學素養與經驗的吸收與發展，對後來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有重要的關鍵意義與價值。

³¹ 黃凡：《賴索》，頁 189。

³² 郝譽翔：〈我是誰？！論八十年代台灣小說中的政治迷惘〉，《中外文學》26 卷 12 期，1998 年 5 月，頁 157-158。



四、意象的揭示：意識形態幻覺

最後，筆者要探究的是既然〈賴索〉是政治小說，除了政治意識的投入在敘事結構裡，是否還有黃凡對於政治本質提出的觀點，或是直接揭示政治本質的存在現象。首先，筆者關注到白先勇的評論，他說：

小說中的主要意象是電視，以電視開場，以電視結尾，電視——這個『現代科技融合了夢幻、現實、藝術、美、虛偽、誇大的綜合體』，是現代化的象徵，是機械文明生活的尖端，在七十年代台灣社會裡，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³³

的確，電視的意象表現在〈賴索〉中成為很巨大的暗示載體，它比報章雜誌更方便取得與閱讀瀏覽的一種訊息的散佈方式，同時也是最迅速也最直接影響與衝擊接收訊息者的精神意識。以往對於政治相關的討論必須透過報章雜誌的介紹，在道德與思想判斷上社會大眾有較多的時間思考與討論，但在現代化、機械化後的時代裡，影像資訊的出現加快社會大眾接收訊息、處理訊息的效率，在高效率的背後犧牲的是判斷思考的時間，長期下來，電視影像的傳播將演變為營造思維教育的管道。換句話說，電視影像變成工具，真真假假的畫面讓接收者無暇判斷是非根源的追問，而形成一股操控意識的媒介力量。當中，影響社會大眾最深刻的就是「政治」

故此，更深一層思考黃凡對於「政治本質」的探討，藉由文本敘事頭尾串聯出現的「電視意象」作為觀察，究竟電視影像傳遞的訊息是真實的事實，抑或是真相的表象？所謂的新聞已被人民認知為現實的真實，所以新聞報導具有「歷史教育」的價值，但是新聞隨著現代化的功利主義走向而漸漸喪失真實的本質與真相的追求，更遑論監督政府運作的功能。因此，白瑞德討論文化現象時（William

³³ 白先勇：〈邊際人—賴索〉，《賴索》，頁 198-199。。。



Barrett，西元 1913 年—1992 年）說：

消息通常包含片面的真理，而「無所不聞」取代了真正的知識。……每個人腦袋裡裝著袖珍的文化摘要，到處走動。新聞事業的本領越大越新，它對大眾心智的威脅也越大。越來越不容易區別出真正的事物與傳聞的事物，直到最後，大多數人都忘記有這種區分存在。工業技術的成功，為這個時期造成了一套純靠外物的生活方式。至於這些外象背後的東西——獨特而整體的人類自身——則衰退成影子和幽魂。³⁴

確實，黃凡在台灣七〇年代末期的現代化、機械化社會的生活裡已經預見了電視影像將取代自我意識成長的關鍵，「一種靠外物的生活方式」正慢慢侵蝕社會大眾的認知習慣，甚至影響行為實踐的功能與原則。尤其黃凡透過電視影像表露的是政治面向的真實。

黃凡詮釋的是政治權力如何影響人民的意識，讓人民無論在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其支配，這就是權力政治真實的面貌。福柯以心理學的角度（Michel Foucault，西元 1926 年—1984 年）說：

權力形式一旦在日常生活中直接運作，就會對個體進行歸類。在他身上標示出個體性，添加身分，施加一套真理法則，這樣，他本人和其他人都能藉此認出自己。正是權力形式，使得個體成為主體。『主體』一詞在此有雙重意義：憑藉控制與依賴而屈從於他人；通過良心和自我認知而束縛於他自身的認同。這兩個意義都表明權力形式的征服性。³⁵

由此可見，黃凡在〈賴索〉中塑造的「賴索」人物形象即符合權力象徵的歸類，賴索這樣的主體，代表的也是這會大眾的群體意識，都在政治意識的征服下屈從與認同。

再深一層探索政治本質的根源意識，藉由賴索從電視框架裡看到的現代化後

³⁴ (美)威廉·白瑞德 (William Barrett) 著，彭鏡禧譯：《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研究經典》，新北市，立緒文化，2013 年，頁 36。

³⁵ (法)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汪民安編：《自我技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14。



的資本社會，機械化、功利化正在侵蝕台灣所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觀，如此現象一如齊澤克對於文化批判時（Slavoj Zizek，西元 1949 年—）所說：

意識形態幻覺——幻覺並不處於知的一邊，而是處於現實一邊，處於人的行為一邊。人們不知道的是，他們的社會現實，他們的行為，受到了幻覺的引導，受到了戀物癖式倒置的引導。他們所忽略的，他們所誤認的，不是現實，而是幻覺，幻覺正在建構他們的現實，正在結構他們真實的社會行為。他們對事物的真實面目一清二楚，但他們在做事的時候，又彷彿對事物的真實面目一無所知。因此，幻覺是加倍的：幻覺之所以為幻覺，在於人們對幻覺的忽視，而這樣的幻覺正在結構我們與現實之間的真實、有效的聯繫。³⁶

「幻覺」的產生的確很符合電視影像傳遞的效果所能夠發揮的最大效應，重點是幻覺隱藏的事實是為了蒙蔽真實背後的真相而存在，如文中說「他們對事物的真實面目一清二楚，但他們在做事的時候，又彷彿對事物的真實面目一無所知」。因此，在人的認知在面對現實真實之後，應該還有一層交代真相根源與發展的系統需要被了解與探索，但在視覺影像衝擊與資訊快速且大量被更新的時候，往往最後最需要被討論的真相發展被忽略或根本不被正視或必要。這是政治本質最重要的問題根源。

黃凡藉由電視意象象徵政治意識作用於人民意識底層的發酵影響，尤其在戒嚴時期更是強化權力集中的效應。黃凡能夠無懼白色恐怖的橫行，實踐文學家的社會責任與態度，直搗問題最關鍵的癥結處，不僅是「政治」，更是「人民」面對自我生命的揭示與反省。齊澤克再深一層表示：

意識形態作為夢一般的建構，同樣阻礙我們看到事物的真實狀態，看到現實。我們『睜大雙眼竭力觀察現實的本來面目』，我們勇於拋棄意識形態景觀，以打破意識形態夢幻，到頭來卻兩手空空一無所成。作為後意識形

³⁶ (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Zizek) 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 年，頁 30。



態的、客觀的、冷靜的、擺脫了所謂意識形態偏見的主體，作為努力地實事求是的主體，我們自始至終都是『我們意識形態夢幻的意識』。打破我們意識形態夢幻的強權的唯一方式，就是坦然面對呈現在夢中的我們慾望的實在界。³⁷

以上論述恰好呼應黃凡創作〈賴索〉的基本態度與書寫實踐。透過賴索的視野「睜大雙眼竭力觀察現實的本來面目」，以「坦然面對呈現在夢中的我們慾望的實在界」作為生活真實的態度。文本中賴索說：「韓先生是他最後一個崇拜的人，後來他就學會了不崇拜任何活著的人。」黃凡在此埋下的伏筆，是諷刺也是正視真相存在的呼應。

綜論以上討論，黃凡透過電視意象揭示政治本質的真相與影響，是〈賴索〉最關鍵也最重要的書寫意義與價值，這概念的成立必須透過對文本政治意識與精神意識的理解以及敘事策略全市的效應方能完整呈現。雖然〈賴索〉只是一篇短篇小說的篇幅，但在黃凡的細心巧思的安排中，不僅在書寫形式上展現多層次的表現，更在內涵義理中凸顯源自社會觀察的真切反映。因此，黃凡的創作才能在〈賴索〉一鳴驚人後帶動八〇年代文學寫作的風起雲湧。

五、結語

黃凡透過一幕幕人生劇場展演的方式，穿透許多符號建構的意象暗示讀者思考自我內在與現實表象的觀察。並且藉由破碎後重組的概念，刺激讀者凝視眼前的衝突與矛盾是交相影響的過程，目的是為揭露隱藏在形象背後的意識真相。

〈賴索〉中的賴索之所以成為賴索是仰賴於政治的存在，透過信仰式的付出以達成身分認同的回饋，這是屬於賴索式的救贖，也是台灣人民在國族定位曖昧

³⁷ (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Žižek) 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頁 49。



不明的焦慮之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然而，賴索唯一信仰的政治型人物韓志遠，卻是以背叛者的身分回應賴索期待的救贖。另一個政治型人物杜子毅，口說共產主義卻實踐自利的行為。黃凡的諷刺在這兩個政治型人物的身上掀起高潮。台灣無論在日治時期或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表面上是齒輪般相互推動的平衡，實際上卻是階級式的單向控制與服從，面對不合理的規訓手段，人民只能像賴索般無助，質疑自我生命與尊嚴的存在，卻又不得不習慣於這種身分認同的方式。

政治無所不在地影響生活的各項細節，所以人民依賴著政治像是信仰崇拜一般，期待它能提高生活品質、提升文化水準、賦予安定生活的環境、保障生命的尊嚴與榮耀，如同「信仰」的作用為「救贖」一詞所產生的微光，驅離現實世界一切黑暗的象徵。可是，政治是比現實更現實的現實，作為信仰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以救贖的作用來說，它存在的意義更高於它真正能實踐的價值。

黃凡對於政治有很高的敏感度與犀利的直覺，對於八〇年代之前的政治觀察，他的確大膽揭露了台灣社會環境的真相，引領當時的文學家將筆尖聚焦於問題核心——政治權力——的書寫，對於台灣人民的思想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參考文獻

一、外國書籍(依字母順序排列)

- (英)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94 年。
- (挪威) 雅各布·盧特 (Jakob Lothe) 著，徐強譯：《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法) 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汪民安編：《自我技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美) M.H.艾布拉姆斯 (M.H.Abrams) 著，吳松江譯：《文學術語詞典》(第 10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
-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Zizek) 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 年。
- (英) 泰瑞·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著，李尚遠譯：《理論之後：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台北市，商周出版，2005 年。
- (美) 威廉·白瑞德 (William Barrett) 著，彭鏡禧譯：《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研究經典》，新北市，立緒文化，2013 年。

二、本國書籍(依姓名筆劃排列)

- 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2 年。
- 白先勇：〈導讀：邊際人—賴索〉，黃凡著：《賴索》，台北市，聯合文學，2006 年。
- 邱貴芬編：《臺灣政治小說選》，台北市：二魚文化，2006 年。
-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一九六〇-一九八〇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收於《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許琇禎：〈黃凡〈賴索〉導讀〉，向陽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小說卷(戰後時期·第二部)》，台北市，聯合文學，2006年。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5年。

黃凡：《賴索》，台北市，聯合文學，2006年。

鄭明俐編：《當代臺灣政治文學論》，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年。

三、學位論文(依姓名筆劃排列)

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從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做文本觀察》，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黃政榕：《曖昧的戰鬥——黃凡小說的討論與實踐》，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楊雅雯：《黃凡的政治小說》，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楊淑菁：《黃凡短篇小說的後現代書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陳瓊婷：《概念隱喻理論(CMT)在小說的運用——以陳映真、宋澤萊、黃凡的政治小說為中心》，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

四、期刊論文(依姓名筆劃排列)

季季：〈冷水潑殘生——評黃凡〈賴索〉(每月短篇小說評介之4)〉，《書評書目》第80期，1979年12月。

林依潔：〈揉合傷感與嘲諷的熱情——黃凡筆下的知識份子(賴索)〉，《明道文藝》第67期，1981年10月。



張耀仁：〈我最好的作品尚未出手！訪黃凡——兼談新作《大報社》〉，《聯合文學》

第 275 期，2007 年 9 月，頁 85-87。

楊佳嫻：〈時差讀「賴索」〉，《聯合文學》第 231 期，2004 年 1 月，頁 85-86。

郝譽翔：〈我是誰？！論八十年代台灣小說中的政治迷惘〉，收於《中外文學》二

六卷一二期，1998 年 5 月，頁 157-158。

